

偶像、形象與聖像

Idols, Images and Icons

【英】羅恩·威廉斯著 顧悅譯

Rowan WILLIAMS

作者簡介

羅恩·威廉斯，劍橋大學莫德琳學院院長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Rowan WILLIAMS, Master, Magdalene College, Cambridge University.

Email: masters.secretary@magd.cam.ac.uk

Synopsis

The role of imag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as explored during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s annual Cadbury Lecture series, "Seeing and believing in modern Christianity", which began with an art installation on one of the University's buildings and concluded with a final lecture delivered by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Idols, Images and Icons" on March 16, 2012.

Originating from an endowment by the Cadbury family to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for an annual series of lectures open to the public on the history, theology and culture of Christianity, the Edward Cadbury lectures began in 1946 with the historian Arnold Toynbee and a succession of eminent schola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have contributed annually ever since.

伯明翰大學校長歡迎詞^①

晚上好，歡迎各位！很榮幸作為校長為大家介紹今晚的講座人。其實他不需要什麼介紹了。我手頭有一份關於大主教的介紹，但我聽了一點鐘的新聞，從中聽到了大主教即將退休，退休時間不是現在而是今年年底；我也從新聞中聽到了一些他的個人簡歷，他 30 多歲即是牛津大學的神學教授（我想在座的有些來賓或許此前是或許現在是牛津大學的神學教授），40 歲成為主教，之後成為威爾士大主教，後又成為坎特伯雷大主教。我之前也和大主教說了，我認為 BBC 新聞確實給了他多方面的公正評價：新聞說他本人並沒有努力想成為坎特伯雷大主教，而是偉大的使命被託付在他手中。毫無疑問，他在別的領域也完成了偉大的使命，但他在任大主教期間應對了巨大的挑戰，他也是難以被替代的。我覺得一般而言像大主教這樣的人物未必總會被 BBC 公正的評價，但今天的這段新聞我覺得是不錯的，威廉斯博士。今天的新聞我和無數人都聽到了。

^① 本文譯自 <http://www.birmingham.ac.uk/news/latest/2012/03/06Mar-Archbishop-of-Canterbury-to-deliver-annual-Cadbury-Lecture-as-university-building-becomes-artists-canvas.aspx>，全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伯明翰大學校長多米尼克·卡德伯利爵士（Sir Dominic Cadbury）的歡迎詞，第二部分為英國劍橋大學莫德琳學院院長、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恩·威廉斯的發言稿。已經獲得作者同意在本刊翻譯出版。[This translation is from the above website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author, Professor Dr. Rowan Williams, the former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The translation also includ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ancellor of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Sir Dominic Cadbury. Professor Williams gave this lecture as a part of the 2012 Cadbury Lectures on the day he announced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seat of Archbishop.]

當然我們知道，除了作為英國國教的領袖之外，他也是一位傑出的學者。他發表了許多研究早期教父以及俄羅斯神學的重要著作。在威廉斯博士成為大主教，即將赴羅馬會晤當時還在世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時，媒體有些惡作劇地問他準備和教宗聊什麼。他的回答是“聊我們共同感興趣的巴爾塔薩（Hans von Balthazar）”。我想媒體估計有些驚訝，心想這是什麼玩意兒。嗯，巴爾塔薩是瑞士神學家，因其神學美學方面的偉大著作而聞名。通過威廉斯博士的這一回答，我們可以看出他對今天所要講的問題是一向有興趣的。

今晚的講座是 2012 年的愛德華·卡德伯利（Edward Cadbury）系列講座^①的最後一講。愛德華·卡德伯利是我的大伯父。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也是一位重要人物，對於吉百利家族的事業而言更是如此。他從我祖父那裡接手吉百利公司，並經營多年，從一戰到二戰。我可以說我認得他，儘管不敢說非常瞭解，但我在童年時對他印象深刻，他是一個非常嚴厲的人，早上會站在工廠門口看誰遲到。當然這讓那些遲到的人又驚又怕，但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在生意之外興趣廣泛的人。他是一位作家，1912 年前後寫過一些關於工業的書，我想他那個時代並不會有許多商人能寫這樣的書，更不會寫那樣的話題。如果你去讀一讀他那時寫的書，就會發現他是一個非常有人道主義精神的人。他的書探討了工業組織的實驗，也探討了婦女工作與工資問題。我想那個時代沒有多少商人會關心婦女的工作和其獲得的工資是否相稱。他也寫過一本研究勞動力剝削的書。這些書都出版於一戰前，

^① Cadbury 家族生產的巧克力在中國譯為“吉百利”，本文在翻譯姓名時統一譯為“卡德伯利”。——譯註

由此可見他是一位非常有卓識遠見的人，也是伯明翰大學的老朋友。他捐資贊助了第一個神學講座教授職位，當然也捐助了本系列講座。他一向對基督教及各種信仰非常感興趣，投入了許多時間精力在塞利奧克學院（Selly Oak Colleges）。在座許多來賓也看過明迦納畫廊，那些中東的宗教藝術品也是來自他的捐助。總之他是這所大學的老朋友。來之前我看了他的書，標價是一先令六便士。一本書只有一先令六便士，這應該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了。這本書的序言是一位叫阿什利教授的人所寫，曾是本校商學教授，所以我們知道在一戰之前我校就有商學院，也有商學教授了。

總之，因為愛德華是這所大學的老朋友，我想在此提一下他。本系列講座旨在向英國中部及之外的人們帶來全球關於基督教歷史、神學與文化的最傑出學術成果。本年度講座的主題為“現代基督教中的觀看與相信（Seeing and Believing in Modern Christianity）”。在座的大衛·摩根（David Morgan）教授概述了晚近時期基督教中形象與文化的互動。與本講座相呼應，我校剛剛舉辦了一場研討會，主題為當代中國的神聖意識。威廉斯博士與前來的中國藝術家和學者展開了對話。我們現在邀請威廉斯博士為系列講座畫上一個圓滿句號，他的講座題目為《偶像、形象與聖像》。歡迎威廉斯博士。

尊敬的校長，女生們，先生們，很榮幸本年度受邀成為吉百利系列講座的主講人之一，我本人也非常高興能夠回到伯明翰大學。諸位剛剛已經聽說了，我們今天一天的討論非常地熱烈，以至於我居然全神貫注於討論內容，而沒有受今天新聞的影響。希伯來文非常喜歡同時使用幾個近義詞（neo-synonyms）。希伯來《聖經》中

我們常常可以見到近義詞兩個兩個或是三個三個地出現，我們有時候會不禁覺得只用其中一個即可，其實這些詞的含義有細微的差別。其中一例出現在《聖經》的開始部分。在那裡經文告訴我們，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樣式造人。我們譯作“形象”(image)和“樣式”(likeness)的兩個詞，千百年來給諸多富於想像的《聖經》詮釋者以巨大闡釋空間。教會的一些早期希臘神學家試圖劃出“形象”(指賜予我們的)與“樣式”(指我們可以成為的)之間的區別。然而希伯來文中兩個詞的區別並非如此，對兩個詞的審視也應當置於對形象、偶像、聖像的總體思考這一語境中。這兩個詞分別是 selem 和 demut。Selem 一詞(被譯作“形象”)與其詞根 sel 相關，這一詞根意為“影子”。而 selem 一詞本身亦可表示一種無實體、非特殊、非永恆之物(something insubstantial, something that is nothing in particular, something that is impermanent)。詞根的“影子”之義相當程度上意味著，此處言及形象時，默認了形象之核心存有一種缺場，一種非真實的存在。

表徵(Representing)代表著一種缺場，這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希伯來《聖經》多處將偶像崇拜描繪為獻身於“不在之物”(what is not there)。偶像崇拜是將崇拜指向非真實(an unreality)。如果你去看以賽亞書的中間部分章節(被稱為第二以賽亞，Deutero-Isaiah)，會發現用這些詞語反駁偶像崇拜：形象，偶像(idol)，有時被稱為 selem，有時用 fasal(意為雕刻或鑄造)為詞根的詞來指稱。形象與偶像是空洞之物，無法行動，在先知以賽亞看來甚至不能成為行動的管道；它們是人類行動的結果，是我們造出來的。我們造了一個形象，置於我們之外的某處，然後在這我們自身的異化部分前跪拜。其含義是，我們某種意義上是在崇拜我們自己。我們無法創造出一種在場(a presence)，一種神聖的在場，因此我們能做的便只是外化我們腦與心之中的東西；然而外化使得我們讓自身缺場於這個作品。我們只能站在一件物品前面，這物品

被我們想像為（或決意思象為）非我（something that is not us）。那是我們，卻又不是我們；那是我們想像的一部分，我們卻將其置於我們之外。此處只剩下人類的行為、人類的投射，其餘都不存在。我們自己創造出無生命之物，而這種作為無生命之物、空虛之物的偶像與形象，以及在這些人手造出、人心想像出的物體前面跪拜，十分普遍，也是希伯來《聖經》中的先知所駁斥的以色列周圍國家的宗教實踐。

形象是一個影子。形象體現的不是一種在場而是一種缺場，是本來在我們之中、我們卻無端地決意將其當做我們之外的東西。這種傳統在部分早期基督教神學中延續，因此基督之後的第二個世紀，你會發現德爾圖良（Tertullian）談到了偶像崇拜，並提到希臘文的“idolon”有“幽靈”（a phantom）的意思。如果你從這裡開始，那麼假如你對表徵本身相當懷疑，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這不僅是一個宗教問題，也是一個文化問題。假如一切藝術都是一種影子，一種暫時之物（正如 selem 一詞的本義），那麼一切藝術（潛在地）都是欺騙性的、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無法帶你超越自己，無法治癒人，無法拯救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或許能夠理解，不僅猶太教、而且猶太文化都有一種無聖像、非表徵的特質。裝飾與想像的原材料都是文字，而非形象。但是，顯而易見，《創世記》作者使用 selem 一詞來表示人所擁有的上帝的形象時，並不是想表達負面意思。他們或許在思維與想像中有一點關於影子的想法，想到了表徵的幽靈性質，但他們用另一個非常不同的詞 demut 來平衡了。這個詞的詞根 dem 是像、相似的意思。相似，就好像我們說話的時候做了個類比，或者打了個比方。這樣的表徵默認的是延續性（continuity）而非缺場。這說明了，不是所有的表徵都是空洞或無端的。有某種在他者之中的存在，某種同一性（sameness）與他者性（otherness）之間的橋樑。正如我們平時說話的時候會打比方、作比較，當我們說到

影子和幽靈時我們並沒有說盡關於表徵的全部。並且，對圖像非常謹慎的猶太文化，卻有豐富的隱喻、文字遊戲和比喻。

換句話說，《創世記》的詞彙形成了一種表徵的基本張力。在一個東西中表徵另一個東西，意味著有一些東西是缺失的，是不可複製的。這是一個影子，而不是實質（substance）。這種觀點用不著去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尋找。與此同時，表徵確實包涵了其再現之物的一些部分，而像是別的東西，或者轉化為另一種媒介，另一種言說，諸如此類。這兩個詞，以及兩個詞之後的意義，引領宗教文化走向非常不同的方向，有時候是在同一時間走向不同的方向。我不禁想，假如《創世記》中這兩個詞被翻譯成上帝照著自己的“影子”和“比喻”造了人，我們會有怎麼樣的一種神學。不同的要素被引向不同的方向；等到基督教《聖經》形成之時，已有了一種十分不同的面貌。希臘文 icon 一詞沒有這些關於“影子”和“暫時性”的負面含義。有時候這個詞（例如在《歌羅西書》的開篇）表示的是不可見者的可見符號，看不見之物的標誌，不能言說之事的言說，也是一種對缺場、不可見之物的確認，甚至以一種神秘的方式使其在場，使其活躍。此處，形象如橋樑一般連接了缺場與在場。

在這背後，至少一定程度上蘊含著基督之前的、猶太思想之外的世界中的哲學與形而上學。到了臨近基督誕生的時期，中介（mediation）問題在希臘及希伯來思想中都突顯出來。上帝與世界的關係被看成既不是簡單的缺場，也不是無條件的在場；而在猶太和希臘世界中，臨近基督誕生的世代，人們想像與探討了十分複雜的結構，解釋上帝如何既根本地與世界不同，卻又根本地參與世界之中。其中的一個經典文本是一直被認為是亞里士多德所著的《宇宙論》（*De Mundo*）。書中言說了上帝自身（God as God is）與上帝的行為之間的區別。在世界中，上帝的行為是在場的，而上帝的本質是缺場的。然而人們通過將拿撒勒人耶穌關於形象與中介的語言

運用在耶穌身上澄清了這種模糊的形而上學焦慮(關於如何連接本質與形象)。當耶穌被描述為“不能看見之神的形象”時，這正是一種從“缺場與在場同時出現”的角度解釋耶穌這個人及其歷史的意義。拿撒勒人耶穌是百分百的人。他不是直白意義上的上帝，但他做的便是上帝做的，他在哪裡上帝便在哪裡。這一形象是一種在場。這一形象，正如我此前所言，是無法觸及之物的確據。這裡我避免使用“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一詞。這個詞在翻譯理論中時而出現，容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但這一概念與耶穌所要說的語言有一定的相關性。形象這一概念存繫於形象與原型(prototype)間的互動與延續。耶穌的形象帶著一種在場，因為“他是什麼，他是誰”是如此充滿了神的行動，以至於他的歷史、他這個人打破並顛覆了我們一般的範疇、我們慣常的期待。這一事實最初讓我們無法言語，之後又帶我們進入一種近乎混亂的思想與隱喻之中，正如在保羅書信與使徒約翰著作中看到的一樣。

形象這時顯然是遠離了影子與幽靈，因為當我們說耶穌是上帝的形象時，我們(在基督教《聖經》中)不是要把耶穌當做缺場上帝的標誌(token)，而是承認我們的範疇和語言被這一敘事所打破，我們進而接受此處有一種在場，無限制、無條件地作用於我們身上。因此我們從希伯來《聖經》的語言，走向了保羅書信的語言、約翰的語言，此時我們看到，形象所表徵的是行動的延續性。這一行動如此令人不安，以至於我們無法用我們的語言或概念去窮盡之；這一行動，我們在基督徒群體中只能稱其是屬上帝的。然而關於形象的語言仍然較為模糊。

在基督降生後的幾個世紀中，曾發生了一場爭論，與稱耶穌為上帝的形象是否足以表達(基督徒想表達的)耶穌的身分有關。公元4世紀，有許多關於這一問題的辯論。辯論雙方都願意稱耶穌為上帝的形象，有時候稱之為上帝完全的、絕對的、未經改變的形象(the complete or unqualified or unmodified *aparactos* image of

God)。但歷史上被認為是正統的、更強勢、更尖銳的神學家漸漸懷疑起這種語言，這恰恰因為這一語言讓不同信仰立場的人都能接受。悲哀的是，四世紀的正統定義相當程度上是要建立一套其反對者完全無法接受的體系。確信耶穌的神性與萬物之父（Father of All Things）的神性相等，相信耶穌（或者說上帝的聖言）與天父同質——“形象”的說法被認為與這樣的信條不甚相配。用“形象”一詞，是否足以表達上帝與上帝中介（永恆的聖言）是根本相同的？整個4世紀，對“形象”一詞的懷疑越來越多；人們覺得，使用這個詞，或許是向那些強調救主與永恆之父的鴻溝的人過度妥協。而正是4世紀確認了關於基督身分的信條，使得在基督教框架內對神聖形象本質的最深入探討有了依據。神學開始圍繞搗毀偶像問題的爭議而發展。7世紀末到9世紀，關於是否使用神聖形象的爭論讓拜占庭帝國分裂。在兩個不同場合，拜占庭皇帝試圖清除教堂中的表徵性形象；而此種情況下發展出了一種神學，認為神聖形象應當可以在教堂中和儀式中使用，原因則恰恰是基於教會對耶穌基督的認識。當然，神聖的形象也是人類用技藝造出的，但卻向耶穌、耶穌的母親以及眾聖徒中的在場敞開，因為藝術家的技藝臣服於禱告與恩典，也因為耶穌的歷史事實表明，世界的物質可以被神的行為與在場滲透與充滿。物質可以改變形狀，因此在教堂中使用神聖形象就有了依據。這樣的形象在禱告中被造出，為了崇拜儀式而造。這樣的形象在禱告中被製作，在禱告中被使用；因為其所在的語境，這樣的形象可以成為神的救恩行為中的工具。

因此東方教會的聖像神學，關於神聖形象的神學，或許是關於“形象中的在場”的最有力觀點，可作為觀點的一極；於此相對的另一極則是關於“形象是影子”的觀點。從偶像到形象再到聖像，便是從令我們懷疑的表徵（因為那只是我們自己已有部分的反射），到某種與其指向的主體的一致性，再到完全發展的關於形象的神學理論（形象中在場與行動都確實存在）。審視歷史上基督教對形象

的態度，對教堂內外形象的態度，便是審視兩極之間的各種態度。在宗教改革時期，我們看到在英國以及別的國家出現的反聖像運動，是回歸一種觀點，即形象總是割裂的——是影子，是幽靈，本身空無一物，吸引人們並不恰切的尊崇，這尊崇本應只屬於神聖者本身，屬於上帝及上帝的聖言。而宗教改革運動的另一方，文明看到的不是理論化的關於藝術的神學、哲學及藝術實踐，而是試圖重新尋回形象的在場性，這在當時幾近失卻。西方教會在此之前早就擯棄了東方教會的聖像神學。

事實上，正是 9 世紀查理曼大帝宮廷中的神學家最為反對來自拜占庭的理論。他們的某些著作本應該（事實上有些也確實被）宗教改革中積極反對聖像的那些人引用。但那時在宗教改革另一方發生的是一場運動，重新將宗教藝術想像為誇張和奢華之物。當藝術發展到巴洛克及洛可可時期，從 16 世紀（只是有些）矯揉造作的藝術走向一種完全不試圖表徵任何東西的藝術。看一看 17、18 世紀羅馬或奧地利的教堂頂壁畫，就會發現那些作品並不試圖再現事物的樣子。巴洛克與洛可可藝術的那種誇張、戲謔、奢華用一種方式在說：我們並不想給你看事物的樣子，我們想通過這種誇張的經驗帶給你一種無法言說、無法表徵的東西。這是一種形象之外的表徵。這是一種故意的荒謬。把一些洛可可藝術稱為荒謬，完全是一種正面的誇讚——這樣的想法有時會讓人一下感覺自由。這些藝術就是想成為荒謬。這是一種非常有趣的嘗試，努力試圖讓神聖重新登上寶座——將神聖形象呈現為完全不寫實的樣子，卻借著誇張的色調提出要求，提出一個恰切的要求，即將你帶到超越之處——為了證明神聖形象的合理性。

或許，基督教歷史上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論，最重要之處（同時也是常常被忽視的）正是 8 世紀、9 世紀聖像繪畫神學家堅信的，也是東方教會嚴肅對待的觀點。我們理解偶像、形象與聖像的區別並不在於其內在特質讓人可以一眼看出哪個是偶像，哪個是聖像；

區別在於，我們如何審視、考量與形象相關的實踐。這些形象是如何製造出來又如何使用的？這些形象是僅僅為了表現我的思想、我的心理、我的情感嗎？還是為了讓我們向一種別的東西敞開？這當然會影響我們如何去看待聖像的製造。聖像畫家經歷了令人敬畏的屬靈準備與苦行。如果你想畫一幅真正的聖像，你需要先祈禱，畫好後也不是掛在畫廊裡，有可能是在某個私人家中的牆上，但最主要是在教堂裡。聖像是教堂中的一種在場，是教堂聚會的一員。常常有人說，東正教教堂中的聖像牆提醒我們，無論教堂中有多少人，那些聖像中的人都會與我們同在；即使我們不在，他們也依然在那裡。那麼，形象是怎麼被製造出，又是為何而使用呢？它本質上是一種裝飾嗎？它是儀式性的嗎？如果是儀式性的，我們是否認真考慮過，儀式的任何方面都是旨在改變觀看儀式的人，讓人思索；如果其目的確實是為了改變人，那麼形象的製造就應當與一種改變的實踐以及一個改變的人相關。這或許會將宗教藝術想的過於嚴肅，認為那是聖徒所畫（或雕塑）的，也是畫給（雕塑給）聖徒看的。這實在是一種不大可能實現的對宗教藝術的定義，即使我們對宗教藝術家的資質非常寬容。但其中有一種很嚴肅的東西，與我們區分形象、聖像與偶像相關。與表徵所出現的、所服務的個人或群體相關。在某一宗教語境中恰切的、有效的、負責的表徵，是一種（如我開始時所說的）獲得一種在場與缺場之間微妙平衡的表徵。也即我在開始時提到的那兩個希伯來單詞之間的隱含張力。假如一件作品想體現在場與缺場之間的張力，創作這作品的人就需要瞭解自己是否經歷了東方教會聖像畫家所經歷的審美過程。東方教會的聖像畫家理解神聖在場與神聖缺場之間的區別。理解兩種神聖存在的區別，一種是震撼、挑戰、改變我們的神聖存在，令一種則旨在讓我們有舒服的宗教感受、或是反映了我們想看見聽見的東西。這樣的形象當然不是可以隨便看看的。這樣的形象因其體現了對在場與缺場的關注，我們就必須花時間去看它；而一個形象如果要被視為神

聖，最重要的定義之一便是，這個形象是需要花時間看、而無法一瞥盡收眼底。希臘與俄羅斯對聖像的古典定義，便是一件需要花時間去欣賞的作品。你需要花時間去看它的線條，它的輪廓，明白你是被一種非自身的行為所吸引。但是儘管東方教會對雕塑較為懷疑，但或許一件三維的雕塑作品也同樣可以有神聖的特質，因為你永遠無法在某一刻看到其全部。你需要繞著它走，需要從不同角度去看。去看、去吸收這樣一種特質的雕塑，你會明白，你永遠無法找到一個看它的最佳位置，也永遠無法獲得一個你對它的最終認識。

但無論我們用什麼方式表達“需要花時間欣賞”的必要性，其核心意思是一樣的。形象要求關注，因為形象要求花時間看。形象要求花時間看，因為我們需要放棄想要擁有、吸收形象的願望。這警醒我們，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並不能完全控制什麼事情會在我們身上發生。我們必須敞開自己，既是去看，也是去被看。如果你熟悉里爾克（Rilke）著名的那首寫古代雕塑的詩，就會記得那首非凡詩作的高潮之處。沒有看不見的地方。你必須改變你的人生。這詩或許可以告訴我們，無論我們想如何定義聖像，聖像有其含義也有其命令。如果我們對此很清楚，我們作為基督徒就可以（因為我們應當）對偶像崇拜有一種持續的、完全的批判。偶像崇拜或許是希伯來《聖經》與基督教《聖經》及傳統中很多部分的主要關注點。我們需要一種（用術語來說）偶像崇拜的現象學（a phenomenology of idolatry）。我們需要辨別那些表徵，這些表徵不能將我們引向異於自身的、挑戰性的行動，而是僅僅反映我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想看見想聽見的。我們需要知道，有些表徵本身就是影子，沒有實體，並非永恆，對我們的屬靈與心理健康都有危險。在這個常常對各式各樣的圖像著迷的文化中，空洞的形象圍繞著我們。空虛的形象是“當代經濟學”這一重要的亞文化的一部分。假如我們想區分虛擬現實與現實本身，我們需要一種關於偶像的神學，一種關於影子的

神學。我們需要知道我們談論的是缺場，這種缺場可以變得有毒性。因此，我們要認真思索一下關於偶像、形象與聖像的問題，直到我們理解怎樣是被打斷、被暫停、被邀請甚至被強迫去專注地、沉思地、花時間地觀看。這會給我們一些資源，一些工具，來辨別那些，那些形象被利用來控制別人，那些形象看似異於我們自己、誘人、讓我們更寬廣，而其實僅僅是表徵我們心中已有的東西。我們或許可以在我們的敞開中，成為真正的聖像，成長為我們自己——上帝的形象和樣式。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影子，本身是無實體的，總是因為我們自身的虛無而充滿危險，卻神秘地成為上帝的比喻。人的話語、人的關係、人的互動都可以神秘地與上帝的行為一致。當我們反思神的形象時，當我們理解為什麼某些形象引領我們到寂靜中時，我們會明白在這樣一個充滿了真實或是潛在偶像的世界中成長所最需要明白的。對於有信仰之人去認識並實踐這一原則，我覺得是對我們文化的極大貢獻。謝謝大家。

譯者簡介

顧悅，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講師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GU Yue, Lecturer,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Email: royguyue@gmail.com